

中國歷代藝文志考評稿

喬衍琯講述 · 曾聖益記錄整理

藝文志第十

漢書三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 李奇曰隱微不顯之言也 七十子喪而大義

乖 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達者七十二人舉其成 故春秋分爲五

車 昭曰謂左氏公羊 詩分爲四 韋昭曰謂毛 易有數家之傳戰國

從衡真僞分爭 師古曰從 諸子之言紛然殽亂 師古曰殽雜也 至秦患之

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 師古曰燔燒也秦謂人爲黔首言其頭黑也燔音扶元反黔音其炎反又音琴 漢

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 補注齊召南曰此二句既

時蕭何收秦圖籍楚元王學詩惠帝時除挾書之令文帝使鼂錯

受尚書使博士作王制又置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博士卽其事也

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 師古曰編絕散落故 聖上喟然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歷代藝文志考評稿 / 喬衍琯講述; 曾聖益記錄整理. -- 初版. -- 臺北市: 文史哲, 民 97.03

頁: 公分. (文史哲學集成; 540)

ISBN 978-957-549-772-9 (平裝)

1. 藝文志 2. 研究考訂 3. 目錄學

013.2

97003960

文史哲學集成

540

中國歷代藝文志考評稿

講述者: 喬 衍 琯
記錄整理: 曾 聖 益
出版者: 文 史 哲 出 版 社

<http://www.lapen.com.tw>

登記證字號: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行人: 彭 正 雄
發行所: 文 史 哲 出 版 社
印刷者: 文 史 哲 出 版 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 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 · 傳真 886-2-23965656

實價新臺幣一六〇元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2008)三月十一日初版

著財權所有 · 侵權者必究

ISBN 978-957-549-772-9

中國歷代藝文志考評稿

喬衍琯講述 曾聖益記錄整理

目次

敘 引	5
史志的體例	15
史志的著錄	21
敘 引	21
一、書 名	22
二、卷 數	25
三、著 者	27
四、小 注	29
五、解 題	30
六、類 目	31
著者的問題	33
著錄的順序問題	35
史志與其他書目的關係	39
一、史志與史志的關係	39
二、考 志	41

2 中國歷代藝文志考評稿

三、官 錄	42
四、私家藏書目錄	42
五、學科書目	43
六、郡邑書目	44
七、著述考	44
史志與校讎學的關係	47
一、淵 源	47
二、編 目	49
三、分 類	49
四、辨 僞	50
五、輯 佚	50
六、學術史	51
史志的整理與點校	55
一、前 言	55
二、點 校	57
三、互著別裁	60
《新唐書·藝文志》考評	71
序 引	71
一、歐陽修傳略	72
二、收 錄	73
三、取 材	75
四、書目記亡佚	79
五、重複著錄	80
六、其他脫誤	82
七、《新志》改正《舊志》錯誤	84

八、小注考論作者行事及時代	85
九、不類書而類人	87
十、《新唐書藝文志》分類之失	90
十一、各家批評	93
十二、後人的利用	95
十三、各家注本	96
十四、版本	98
十五、結語	100
《文獻通考·經籍考》考評	103
序引	103
一、馬端臨傳略	103
二、編纂旨趣	104
三、著錄情形	105
四、體例	113
五、引據資料	115
六、分類	117
七、盧文弨校補	117
八、《經籍考》的增刪改易	120
九、《經籍考》的體製和他書利用情形	123
附錄：《漢書·藝文志》體例表解	129
一、〈六藝略〉著錄次序及體例	129
二、《漢志》使用篇與卷情形	130
三、〈六藝略〉論各類之流傳	132
四、〈諸子略〉論各家所出及得失	133
五、〈數術略〉各類之作用及其失	135

4 中國歷代藝文志考評稿

六、〈方技略〉論各類作用及其失.....	136
後 記.....	曾聖益 137

敘 引

我第一次接觸目錄學方面的書，是在民國三十八年（1949）修許世瑛老師的「讀書指導」，他發了一分《書目答問》的講義，我把講義訂成一冊，後來在一次颱風裡不見了。這份講義我有沒有讀還是一回事，縱使讀了也一點印象都沒有。大四修潘石禪（重規）老師的《訓詁》學，他介紹了好多種《爾雅》方面的書；那個時候並沒讀過《爾雅》，老師介紹了實在也沒有甚麼效果。

到了四十六年（1957），爲了投考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的目錄學組，在圖書館借了一本姚名達的《中國目錄學史》，看起來像看天書一樣，等到考完了也就忘光了。國文研究所碩士班畢業，從此在中央圖書館實習，分到中文編目組，擔任中文編目工作，就比較能夠多接觸一些目錄的書。這時才能夠知道目錄書是怎麼一回事，怎麼利用。接觸時間漸漸久了，對目錄學才有些概念，也開始寫些這方面的文字，後來甚至在幾所學校教目錄學方面的課程。

真正對目錄學有比較多而且深入的接觸，是在編《書目叢編》時。《書目叢編》每編收書約二十幾種書目，每一書目我

都寫一篇提要，並為全編寫一篇敘錄，編第二編再把前面一編或幾編做概括性的說明，這樣前後出了四編，收錄的書目近百種。《書目叢編》大概是三、四個月完成一編，平均一個星期要寫一、二種書目的提要，因此，多數都寫的非常粗淺，不過每一編中，也會有一、二種寫的比較深入些，這是因為我對這幾種書目認識比較多點。這些書目的提要附在每一種書前面，除此外，每一編的書目提要也合為單行本出版，這些算是我最早寫的文章。民國六十一年（1972），我到政治大學中文系任教以後，在研究所擔任相關的課程，才開始寫些篇幅較長、討論比較深入的文字。

二

目錄書的範圍很廣，我最初的研究是以宋代為主，因為宋代的目錄學特別發達，不但比之前的隋唐，也比其後的元明兩朝都要發達，現在傳下來的宋代書目也還有二、三十種。在這二、三十種當中，我先找《郡齋讀書志》和《直齋書錄解題》做研究，慢慢的再將範圍逐漸拓廣。

臺大的潘美月教授指導很多研究生，每人選一個藏書家或者是一種目錄書作為學位論文的研究主題，有時候我會參與這些博碩士論文口試；每一篇論文前照例都要說私家藏書、私家書目是如何重要；但我在考試的時候常會唱反調，我說官修的書目，特別是歷史藝文志才是重要的。事實上兩方面是相輔相成。

官修書目，尤其是歷史藝文志，因祕府藏書非常豐富，編

撰者往往也有很好的學養，這不是私家書目能比得上的。當然歷史藝文志也有缺點，大致而言，官修的書出於眾人之手，往往不能夠像私家的那麼精密。私家藏書雖沒辦法跟公家比，可是有些時候會有比較獨特的收藏重心，所以私人藏書目，往往就有個人的特色，例如尤袤的《遂初堂書目》即是；因為這部書目只有書名，連著者、卷數都很少記載，所以一般人都不會看重，但尤袤的書目非常注重當代的史書典章制度，在這方面，就遠勝於同時修撰的史志書目。至於私人修撰的學科書目，就更有其專業性，如《經義考》就是收錄的經學著作書目，比起一般史志，常常更有參考價值。

歷史藝文志因為是史書的一部分，所以篇幅不能太多；私家書目就不受這個限制，往往可以幾十卷，甚至上百卷，像朱彝尊的《經義考》就有三百卷，雖然沒有全部完成，但仍然比現存的任何公家官修書目都要多，如《四庫全書總目》也不過是二百卷而已。私家當然不可能像政府有那麼多的人才和足夠的人力和物力來編書目，但是因為可以集中精力在某一方面，所以其價值有時也會超過歷史藝文志。

歷史藝文志收錄的書種很多，像《宋史·藝文志》就超過一萬種，《隋書·經籍志》也有好幾千種，這都不是一般私家書目所能比的上的。我寫一些私家書目的文字以後，也寫一些歷史藝文志，一樣是從宋朝開始，向上寫到唐，即《兩唐志》，向下寫到《千頃堂書目》和《清史稿·藝文志》，接著再向上寫《隋書·經籍志》以及《漢書·藝文志》。

在還沒開始進行之前，我很大膽的接下《中國歷代藝文志

考評》的書約，接了以後才發覺自己膽大妄爲，不但內容牽涉到的時間、範圍很廣，最主要的是現在這方面的著作很多，尤其是大陸上近幾年新發表的論述。大陸學者的論述，如果寫成專書我們還比較容易掌握，一般而言，這些書很快就會流傳到台灣來。可是大陸上有太多學報、期刊、雜誌、報紙，不僅不易得見到原文，就連書目、論文索引所能看到的也很有限，即使有相關的索引，往往也已經失去時效；而且即使知道有其書、有其文章，可是在台灣很不容易找到這些學報和期刊。事實上，大陸各地圖書館要把這些學報、雜誌蒐全也不是很容易，而且要找人事關係去借閱，已經頗有困難，要影印，那更不容易。

三

我有一個想法，就是顧炎武說的，假定想寫一篇文字，那一定要自己的意見是古人沒有說過，才值得寫，不然的話大可不必寫。顧炎武的標準很高，尋常人衡以這標準，那所寫的只怕多是枉費紙墨。不過，相關論文既然不少，我總希望能找到這些論文，看看他們講的是些甚麼。但這些文章真正找到來看，可利用的往往也不多，因為大多數陳陳相因，真正能夠有自己見解的爲數不多，而且其見解的也不一定能夠採用，特別是大陸上的學者受到意識型態影響，有些觀點是我們無法接受，而且也沒有興趣去批評。

我想我如果能夠像討論宋朝的書目一樣，向上推到《漢書·藝文志》，向下也花功夫去了解幾部比較重要的歷史藝文

志，再綜合起來寫，內容應該會好一些，可是現在騎虎難下，只好硬著頭皮寫下去。

真的著手進行，我又發現難處，因為我覺得我的能力只有寫一篇三、兩萬字的單篇論文字，如果要寫一本書，在組織編排方面就力不從心；雖然我也印過幾種十多萬字的書，但是內容實在也是多篇論文湊合起來的，當然寫這本《中國歷代藝文志考評》也可以一種一種的寫，再湊合起來，不過總要想辦法將全部連貫起來。

這幾十種歷史藝文志，寫起來，有的篇幅會很長，有的就會顯得簡短些。既然是一部書，那不但要讓字數大致接近，輕重之間的安排，也必須要多方考量。

這些細節該如何處理，我思考一些時間，終於想出一些方法。因為歷來論及歷史藝文志，往往認為其功用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因此學術史和這方面的關係就很密切。學術史在史書中也有很多相關的記載，如紀傳中的學術論述，各書的序跋、文集和筆記中，也都有相關的資料。但歷史藝文志只是一種書目，沒有解題，只能從著錄和分類方面來表現學術源流。近年來也有些人從這方面來探討歷史藝文志，但是還不多，而且探討的方式也並不是從書目出發。所以我想以幾部書為重點，就是因其體例上有創意，可以展現出當時的學術特色。這其中《漢書·藝文志》是現存最早的一部書目，《漢書·藝文志》固然是根據《別錄》和《七略》，可是《別錄》、《七略》殘缺不全，現存的資料有限，很多問題只能依據《漢書·藝文志》來探討。

四

《隋書·經籍志》雖然在《漢書·藝文志》之後，可是對後代影響要比《漢書·藝文志》大的多。《漢書·藝文志》是一個開頭，很多地方實在是爲例不純，甚至無例可言，而《隋書·經籍志》顯然嚴謹些。《隋書·經籍志》著錄的方式是以書名爲主，接下來是卷數、著者、註解，分類是採用四部分類法，一千多年來，大多數書目還受它的影響，採用這種方法。講起《漢書·藝文志》固然會想到其後的《隋書·經籍志》，可是後代的書目直接受到《漢書·藝文志》影響，卻遠不如受《隋書·經籍志》影響，這很值得注意。

鑒於《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兩唐志》等都是斷代成書，南宋鄭樵編《通志·藝文略》，想把這些編成一個通代及綜合性質的目錄。鄭樵的書目即是從各個書目抄來的，有的甚至將原來沒錯的抄錯了。因爲他的分類有創見，所以頗受到後人推崇，但是有些分類也不一定就比隋唐以前書目恰當。《通志·藝文略》也有些是他自己所見到的宋代的書，是後來很少流傳的著作，可是他沒有特別記明，所以不受人注意。鄭樵想把歷代的書綜合起來，編一部完備的通代書目，這個構想很值得我們注意。在分類上，鄭樵打破四部分類的陳法，對後來書目也很有影響。

《漢書·藝文志》雖然分作六大類，但其後的書目大都是分四部，然後再分四、五十類，這樣書目分成部、類二級；鄭樵則將書目分做三級。嚴格來說，《漢書·藝文志》、《隋書·

《經籍志》每一類下也有暗分子目，可以視作是三級，但是鄭樵特別標示出來，這一點對後代很有影響。

宋元之際，馬端臨編《文獻通考》，其中的〈經籍考〉是有解題的書目。馬端臨採用輯錄體，以晁公武和陳振孫的書志為主，加上《崇文總目》。輯錄體並非馬端臨首創，高似孫的《史略》即採這種體裁，不過大體而言，不如馬端臨的完備。

元、明兩代是目錄學發展的中衰時期，似乎未見具有開創性的重要著作。清初朱彝尊編纂《經義考》也採用輯錄體，是直接受到馬端臨的影響。再以後如《小學考》、《許學考》，地方的藝文志如《溫州經籍志》，私家藏書目如《愛日精廬藏書志》等，私家重要藏書書目，也有不少採用輯錄體，可以說都是受到馬端臨的影響。這種體裁的特色及影響，也很值得我們注意。

近年中央圖書館修編《歷代藝文志總志》，收錄的範圍和方法跟鄭樵的《通志·藝文略》有一些類似之處。但《中國歷代藝文總志》著錄的每種書都注明出處，而且因為收的書多，所以在分類也比較詳細，而且名目和內容的界定都比鄭樵精確的多，這在目錄學的體例上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五

一部書目除了其中著錄的書目外，值得注意的，當然就是分類了，分類才能表現學術演變。書目的分類方式，各方討論的已經很多，但還是應當專門討論。我寫過兩篇探討分類的文字，一篇討論經部、一篇討論集部。我都是從《漢書·藝文志》

開始，講到現代編撰的《國學圖書館總目》及《歷代藝文總志》。我是想將現代的分類法與四部分類作比較，特別是現在圖書館用的十進分類法，以及近代其他的分類法。但目前相關論述還是只注重傳統的四部分類法，而且史部、子部寫起來問題要複雜麻煩得多，我覺得要談分類就要把古今演變的情形作比較分析及評論，這做起來當然是不容易，我也還沒有處理好。所以在本書中試著講些目前想到的，以後有機會再來專門討論這個問題。

除了以上述及的書目之外，還可以從古今相關的專門論著來討論。特別是鄭樵的《通志·校讎略》、章學誠的《校讎通義》，以及現代一些目錄學的著作。現代的目錄學書很多，我只能就所見到的，把重要的稍微討論一下。在目錄書的內容以外，還有一點我認為值得討論的，就是歷代藝文志在目錄上新創造的花樣，以及後人對歷史藝文志如何利用。後者是取法陳垣的《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他書中論述每一書後，往往另立章節論述後人的利用，我的做法與其相比，只是學學他的樣子。

這就是歷代史志和目錄學的關係，其中當然也包含了和校勘學的關係，以及和版本學、辨僞學的關係，也會關係到現代的圖書館學。我總覺得要學以致用，學習古代的知識，主要是看在現代要怎麼運用，這一方面我是多花一些工夫。

最後我提出該如何來整理目錄學及歷史藝文志的書。現在大陸上如火如荼的從事古籍整理工作，出版的數量非常多。去年（1996）四月中央圖書館舉辦一個兩岸古籍整理的研討會，可是就沒有人注意到目錄學方面的整理工作。實際上目錄

學著作的整理工作，已經做了很多，但是該做而未做的也還不少；這方面我提出一些個人的意見，這些想法都是我曾經想過要做，但實在不容易。這裡我把個人的想法提出來，希望大家能夠分工合作，有道之士一起來做。

史志的體例

史志的體例跟一般書目並沒有太大不同。正史的藝文志因為受到篇幅的限制，往往只有一卷，最多也只有八卷，所以不能夠有序錄。可是其他的書，沒有這樣的篇幅限制，像《文獻通考·經籍考》有七十多卷，所以可以作序錄。

一般的史志大概可以分做幾項：序、書目和解題。第一，在藝文志前，一般有一篇全志的序，有的每一部類有序，有的在每一個部類之後有一部數和卷數的總計。其次，藝文志最主要的還是在它所著錄的書目；書目通常記載書名、卷數和著者。最後是解題，像《文獻通考經籍考》採輯錄體，就有解題。

全志的序，從《漢書·藝文志》的序開始，敘述從古到西漢初年學術淵源、藏書的聚散情形，以及班固修《漢書·藝文志》的經過。最後再論述書目的分類。其後的史志大致都採用《漢書·藝文志》的方式，甚至是將《漢志》敘述的內容再重敘述一遍，不過大部分都簡略的多，有些地方也稍微改動一下。不過主要的內容，都是敘述當代的學術流變，藏書聚散的情形以及修志的經過。

以志補、補志及考志來說，多數也有一篇全志的序，可是也不一定都如此，而且有些序非作者所作，而是由別人為其書